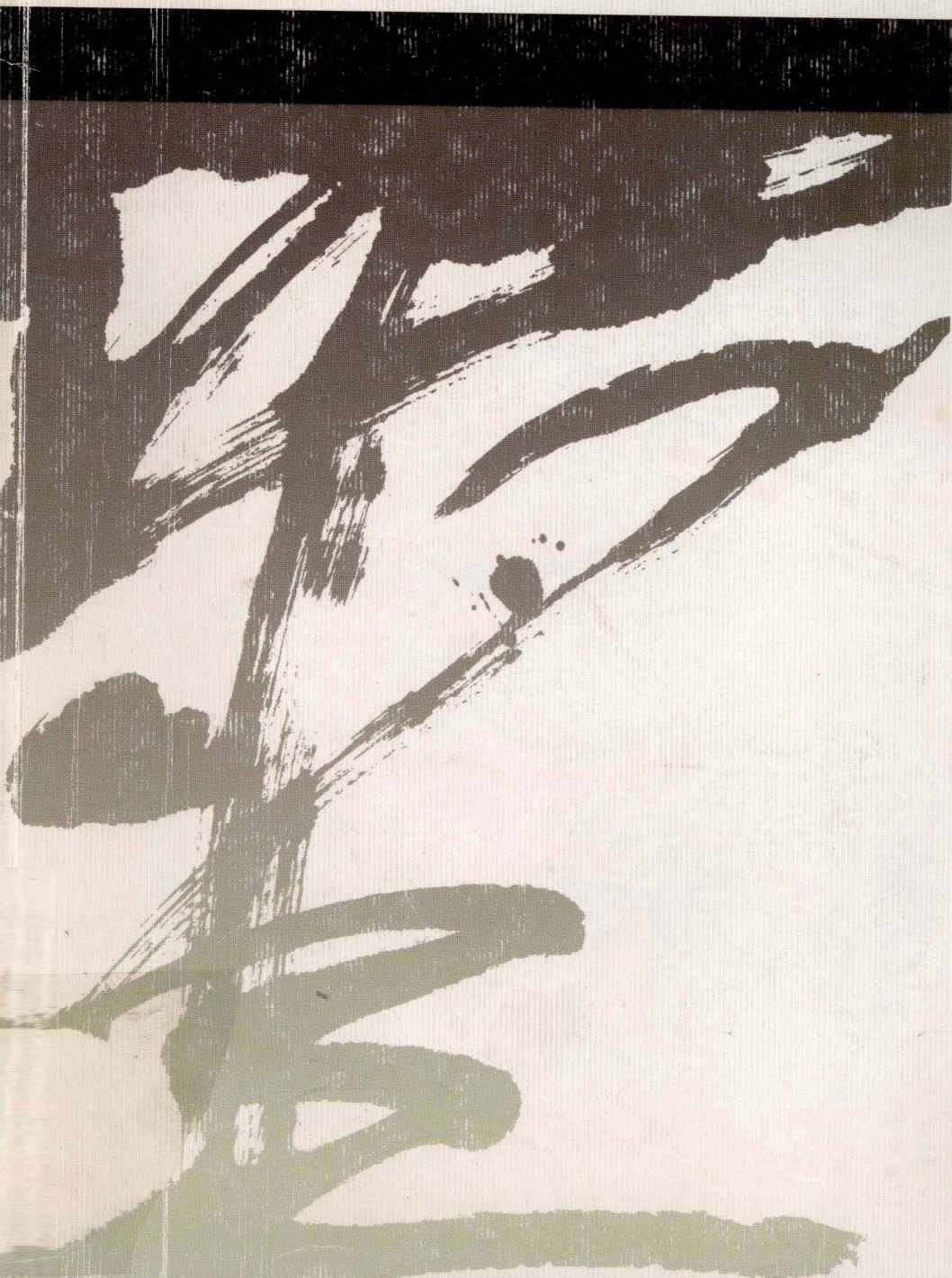


CHINESE
LINGUISTICS
【主编 邢福义 萧国政】

汉语学报

HANYU XUEBAO



第2期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下卷

HANYU XUEBAO

汉语学报

第2期·2000年下卷

《汉语学报》编委会

湖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2	发刊词(中英文)	《汉语学报》编辑部
4	21 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 ——序《20 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	季羨林
6	“重叠”语法手段与“疑问”语法范畴	[新加坡] 徐 杰
19	汉语“ABA/BAB”式构词格探析	尹世超
28	汉语重叠现象的类型学特征	[俄罗斯] 谭傲霜
31	苏州方言的重叠式	汪 平
36	从语言系统看景颇语动词的重叠	戴庆厦 傅爱兰
45	动词重叠问题杂议	吴启主
49	关于动词重叠的几个问题	张宝胜
55	《儿女英雄传》动词重叠的考察	陈昌来
65	广州话动词重叠的形式与意义	彭小川
70	形容词重叠式的句法地位	(香港) 石定栩
76	单音名词的 AABB 叠结现象	储泽祥
83	宜都话重叠法构成名词	李崇兴
87	名词重叠式的历史发展	卢卓群
97	兰州方言名词、量词的重叠	李 炜

101	汉语对话语体中的“拼合”现象	郑贵友
114	语义的模糊性与相关现象辨析	吴振国
119	“是”字句的然否对照和否然对照的不对称性	朱 斌
129	同位组构和汉语的语用敏感	刘劭生
136	“ <u>V了VN</u> ”结构说略	段益民
143	两岸轻声规范语音对比分析	(台湾) 曾金金
151	外国学生汉语体标记“了”“着”“过”习得情况的考察	孙德金
161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语法体系革新的焦点——汉语动词词法	[德国] 柯彼德
173	汉语口语课本题材内容可行性的抽样调查	方欣欣
181	语段表达能力及其培养	王 丽
185	对外汉语教师质量评估标准片论	欧阳楨人
191	为计算机研究语言	林杏光
196	HNC 句类分析技术通过国家鉴定	恒 驰
198	迈向国际大都会的武汉——都市语言文字工程巡视	杨明春
200	韩国中国语言学会简介	[韩国] 朴德俊
202	邢福义先生评传	萧国政
210	重叠研究索引	刘 云
219	汉语重叠查找软件的设计、使用及拓展	何婷婷
222	《汉语学报》栏目设置及来稿注意事项	
223	ABSTRACTS	

在迎接新世纪的钟声中,《汉语学报》出版问世。这是全体直接或间接研究汉语的学者共同拥有的一个大型学术刊物,这是可以成为语言研究工作者、教师、博士生、硕士生、本科专科大学生以及各类外国留学生的重要参考文献的一个大型系列文库。

《汉语学报》的办刊愿望,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

第一,在问题研究上,注重客观性。希望所刊文稿从客观实际出发揭示规律,寻求结论,不囿于成说,不固执一己之见。提倡发掘事实,以小见大;提倡大胆假设,据实论证。

第二,在理论方法上,赏扬思考性。希望所刊文稿努力把事实的描述同理论方法的思考结合起来,由实引论,以论带实。既提倡结合汉语实际的引进型理论思考,更提倡探索新路的生发型理论思考。

第三,在文稿内容上,加强沟通性。所谓“沟通”,包括汉语研究内部不同方向的相互沟通,汉语研究同非汉语研究的相互沟通,自然语言研究同计算机应用研究的相互沟通。所刊文稿,不排除单角度的研究成果,但也希望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不同方面进行的跨界性研究成果。

第四,在作者队伍上,坚持开放性。本刊尊重老年专家,依靠中年专家,注意发现和培养青年专家。就地域而言,刊物既向海内学者开放,又向海外学者开放;就年龄而言,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刊物既向成名、半成名学者开放,又向青年学者、青年学生开放。

第五,在学术气度上,主张容纳性。本刊提倡争鸣,不搞一言堂;提倡涵容、包容和宽容,希望所刊文章能涵容不同观点,能包容不同说法的长处,同时希望学者们对不同意见持宽容态度,多考虑不同说法的合理性,以利于学术的发展。

第六,在成果效应上,讲求实践性。好的成果,不仅在理论框架上具有美感,而且在实践上一定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本刊希望,所发表的文章或者能应用于母语教学的实践,或者能应用于双语教学的实践,或者能应用于信息处理的实践。

一个刊物是一块园地。创办《汉语学报》,是为了给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和汉语语言教育研究的深入开辟一块新的园地。我们下决心把这块园地耕耘得万紫千红。但是,创业艰难,发展不易。一方面,我们相信“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的真谛,将为这块园地的耕耘作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又感悟于“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的哲理,深知自己力量单薄,经验不足,“孤举”很难持久。

切盼海内外各方面人士,多关心,多支持,向《汉语学报》这块园地,伸出扶助的合作的手!

FOREWORD

Editorial Board

Chinese Linguistics came into being among the welcoming bell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This is an academic journal for all the scholars who make direct or indirect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she will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reference to all the language researchers, teachers, postgraduates, undergraduates and foreign students.

The aim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could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she will lay emphasis on the objectivity of research. Therefore, she welcomes contributions whose conclusions a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ctual data, but not simply on an existing theory or the contributor's own subjective views. She advocates inductive research in which rules and principles are derived from close observation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linguistic facts, and deductive research in which hypotheses are proved or verified by actual linguistic data.

Secondly, she encourages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She hopes that contributions in the journal will combine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 data with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which should be either derived from or verified by language data. She welcomes applications of the existing theories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s as well as original explorations of the theory of language.

Thirdly, she will enhance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By communication it is mean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branche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studies and other language studies,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atural language studies and artificial language studies including computational language studies. Therefore, she will publish articles dealing with specific aspects of Chinese from a particular angle as well as articles discussing language problem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 perspectives.

Fourthly, she remains open to all contributors. She will respect well-known linguists, rely on middle-aged experts and support young scholars. In terms of region she will remain open to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n terms of age she will be open to scholars old and young, as long as their contributions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journal.

Fifthly, she will endeavour to create the kind of academic atmosphere in which different views can be expressed freely. She will let scholars with different views have their say and will allow no school of thought to dominate the journal. This is because she believes that each view has its own strong points. So she hopes that scholars will take a generous and tolerant attitude to views different from theirs and will see the logic of them,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Finally, she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feasibility of research results. She believes that research results should not only have a sound theoretical basis, but also be able to be tested by language data and time. Therefore, she hopes that views and findings published here can be applied to L1 teaching, bilingual education, 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 journal is a garden. The purpose of the public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s to provide a new garde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e are determined to take good care of it and make it a very fruitful soil.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start an undertaking and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make it develop and prosper. We know that man of action normally achieves his goal and continuous walk will take one to his destination, so we will work hard on this piece of land. At the same time, we understand that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and we are fully aware that with limited experience and resources we can not sustain it for long. Therefore, we sincerely hope that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will offer us their supporting and cooperative hands for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

——序《20 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

季羨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多年来致力于出版语言学论著,卓有建树,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同声赞佩。最近又推出《20 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黎锦熙选集》、《王力选集》、《吕叔湘选集》、《胡裕树、张斌选集》(I, II)、《朱德熙选集》、《邢福义选集》、《陆俭明选集》(以年龄为序)。所推八家,实慎重考虑、缜密权衡之结果,对“大家”之名,均当之无愧。此举实有对 20 世纪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作阶段性总结之含义。这也是顺乎学术发展潮流、应乎业内学人心声之做法,一定会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欢迎。

为什么说“顺乎潮流”呢?

现在已经真正到了“世纪末”,再过一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新的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所谓“世纪”这玩意儿,本来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耶稣,何来“世纪”?可一旦被制造出来,就反过来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征之十九世纪的世纪末,昭然若揭;征之二十世纪的世纪末,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因此,专就中国学术界而论,包括文、理科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过去一百年的研究历程作出总结。回顾过去,决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为了创新。规模最大的可能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准备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此书涵盖面极广,文、理、法、农、工、医,都包括在里面,用的是词条的方式,由各有关方面的专家撰写。估计此书出版以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世纪总结类著作中“博”的典型。我们这套《20 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则另辟蹊径,先划定一个学术领域,结集一百年中业内“大家”之经典著述,既对 20 世纪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成果和达到的高度予以总结和概括,又为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搭了一架“大师级”的人梯——这是世纪总结类著作中“专”的典型。

谈到汉语研究,我首先声明:我并非此道专家;有一点知识,也是破碎支离不成体系。但是,我有一个特点——优点?缺点?尚难断定——就是好胡思乱想。俗话说:“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对于汉语语法学,我连半瓶都不够,所以晃荡得更是特别厉害。晃荡的结果我已经写在三年前《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序中。我那一篇序的主要内容就是讲汉语与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写汉语语法而照搬西方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我最后说到,语言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是综合,其特点是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综合的东西往往有些模糊性。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而汉语尤为突出。序的内容大体如此。这当然都是“晃荡”的结果。但我自信,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最近又重读先师陈寅恪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师在六十六年前已经对汉语语法表示了明确的看法,深刻而有新见。我抄几段他的原话:

今日印欧语系谓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句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

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组,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

陈先生在下面又说:

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模仿印欧语系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文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天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在本文中,陈先生还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不具引。

我对中国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只了解一个大概的轮廓,详细深入的情况并不了解。这一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是非常显明的。本书列举的八大家,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但是,按照寅恪先生的意见:必须在从事与汉语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扩展汉语语法学的眼界,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我也注意到,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眼光已经大为开阔了。比如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绪论”中已经讲到“‘印欧语的眼光’和汉语的研究”,力求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如果把汉语与同语系的比较研究也深入下去语言学的成绩将更大。

邢福义先生在所著《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把《马氏文通》问世后 100 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大体上分为三期:

- (一)套用期 19 世纪末期——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
- (二)引发期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70 年代末期;
- (三)探求期 70 年代末期——现在。

这个分法是有根据的,因而是能站得住的。邢先生说:“(探求期)大约已 20 年。基本倾向是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注重通过对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探索研究的路子,追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下面邢先生又说道:“应该清醒地看到,这门学科距离真正成熟还相当遥远。到目前为止,许多事实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得到准确的解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意见。看来邢先生的想法是:所有这一切工作都是探求期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是说,是 21 世纪的任务。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方向探求?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去探求?在这些方面,邢先生的话,虽很正确,但不具体。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第一点,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我这些话是不是显得太迂阔了呢?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 21 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方向就应该如此。是否有理,那就要请真正的专家来指正了。

“重叠”语法手段与“疑问”语法范畴

提要 语法手段(形式)跟语法范畴(内容)之间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作为一种语法手段,“重叠”可以用来构造语素,构造复合词,构造新词形,产生不同功能的句法结构,还可以用来表达“疑问范畴”。而作为一个语法范畴,“疑问”可以通过助动词的移位,句末语气词或句中副词的添加和谓语核心成分的重叠三种不同手段表达。以此为基础,本文就汉语的正反问句(反复问句)提出了一种新的语言学分析。认为,“重叠”这种语法手段在汉语的普通话和方言中,在其他一些语言中,都可以用来实现对“疑问”范畴的表达。具体实现时有“正反相叠”和“正正相叠”两种形式。不管采用哪种形式、历史来源如何,在共时的人脑语言运算系统中,表达“疑问”的“重叠”都跟选择问句无关,不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选择问句,而是一种独立的语法表达手段。

[新加坡] 徐 杰

一 引言

众所周知,语法手段(形式)跟语法范畴(内容)之间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同一个语法手段在不同条件下可以实现对多种不同语法范畴的表达;而同一种语法范畴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语法手段来表达。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作为一种语法手段,“重叠”可以实现多种语法功能,可以表达不同的语法范畴;作为一种语法范畴,“疑问”在不同语言中,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语法手段来表达。

二 “重叠”手段可以实现多种语法功能

重叠是一种语法手段。这种手段作用于某具体语言单位,便产生一种新的形式——重叠式。人们一般把重叠之前的形式称为“基式”,重叠之后的形式称为“重叠式”。

[1]基式 $\xrightarrow{\text{重叠语法手段}}$ 重叠式

重叠及其语音、语法、语用特征近年受到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一个重要的热点课题。正如刘丹青(1986)(1988),石毓智(1996)和李宇明(2000a)(2000b)等学者所指出的,“重叠”(“复叠”)的定义和范围可宽可窄。广义的重叠包括多种类型:(一)既包括完全重叠(AA式、AABB式和ABAB式),如“看看”,也包括不完全重叠(AAB式和ABB式),如“(帮我)看看家”;(二)既包括单纯重叠,也包括重叠手段与“嵌插”等其他手段的结合使用,如“看”重叠成“看看”是单纯重叠,而重叠成“看一看”的则是重叠与“一”字嵌插的结合使用;(三)重叠基式既可以是语素、词、短语,也可以是没有独立意义的一个音节。

作为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重叠”可以实现哪些语法功能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既然重叠的基本功用是把“基式”变成“重叠式”,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基式”和“重叠式”的不同,离析出二者的“差”,并把这个“差”归纳为“重叠”手段的功能,

亦即下列[2]。

[2]“重叠”的语法功能 = 重叠式 - 基式

如“宝宝”是一个用重叠手段构造而成的复合词。重叠前的基式“宝”不能单独运用,是个语素,重叠之后的重叠式是个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里重叠的功能就是构成复合词。用这个标准来判断,“重叠”这种语法手段至少可以实现下列几种语法功能。

(一)构造语素

“重叠”手段的功能之一是构造语素。有些重叠以前的基式没有任何意义(如下列“蚰”),仅仅是个音节。重叠以后的重叠式因为有意义(“蚰蚰”)而成为语素。

基式 = 无意义的音节	重叠式 = 语素
蚰	蚰蚰
泱	泱泱
饽	饽饽
猩	猩猩
脉	脉脉
茫	茫茫
绵	绵绵
霏	霏霏

(二)构造复合词

“重叠”手段也可以用来构造复合词。有些重叠以前的基式就已经有自己的意义(“语素”),但是不能独立运用。重叠以后的新形式可以独立运用。

基式 = 不成词语素	重叠式 = 重叠式复合词
宝	宝宝
爷	爷爷
弟	弟弟
妹	妹妹
姑	姑姑
伯	伯伯
公	公公
婆	婆婆

(三)构造新词形

“重叠”手段也可以给某个词制造一种新的形态,即重叠形态。这里的基式本来就是可以独立运用的词,重叠之后还是同一个词,只不过以另外一种形态呈现。

基式 = 词	重叠式 = 同一个词的重叠形态
漂亮	漂漂亮亮
干净	干干净净
介绍	介绍介绍
快活	快活快活
痛快	痛痛快快
散心	散散心
帮忙	帮帮忙
洗澡	洗洗澡
实践	实践实践
开发	开发开发
弯曲	弯弯曲曲

(四)构造新的句法结构

“重叠”手段也可以用来构造具有某些特定功能的句法结构。重叠前的基式本来就已经是个句法结构,重叠之后形成一个新的句法结构,表达各种语法功能。

基式 = 句法结构	重叠式 = 具有新语法功能的句法结构
一座	一座座
缝着	缝着缝着
一年	一年一年
一家	一家一家

严格说来,(一)(二)两类是词法手段,(三)(四)两类是句法手段。但是不管是词法还是句法都是广义的语法手段。词法“重叠”,功能单纯;句法“重叠”,功能多样。有鉴于此,各家已有详尽的描述,深入的分析,无须赘述。⁽¹⁾

除了上述各种功能外,“重叠”手段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但却不太为人充分注意的功能,那就是表达“疑问”范畴。⁽²⁾表达“疑问”的重叠式有个突出特点,它不是直接单纯的重复,而是跟否定词“不”或者“没(有)”的嵌插结合使用,大体上可以归入刘丹青(1988)所说的“综合重叠”。它既可以是完全重叠(如下列例[3][4]),也可以是不完全重叠(例[5][6])。

[3]你去不去?

[4]你喜欢不喜欢新加坡?

[5]你还记不记得那本书?

[6]你可不可以去劝劝刘大爷?

我们知道,这些例句都是汉语语法中所谓的“正反问句”(又称“反复问句”)。有关“正反问句”,汉语语法界广为信从的做法是把它处理为一种特殊的选择问句,区别仅在于一般的选择问句要对方在“X”与“Y”之间选择一项作为回答,正反问句则是让人在“X”和“非X”里选择一项作为回答(如朱德熙 (1985))。我们不同意这种处理方法,认为正反问句跟选择问句表面上相似(即在意义上都有“选择”因素),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在语法形式上不能当作一类处理。选择问句的规定性形式特征是使用了表选择的疑问连词“还是”,这个连词是不能省去的。

[7]你是明天来还是后天来?

[8]*你明天后天来?

正反问句就不是这样。正反问句的“正项”和“反项”之间一般不用“还是”。有些正反问句的正反项之间完全不能嵌入“还是”,根本不能满足作为选择问句的基本条件要求。

[9]*你羡慕还是不羡慕王先生?(比较“你羡慕不羡慕王先生?”)

因是之故,我们不能根据意义上的“选择”把正反问句归入选择问句。如果可以仅仅根据意义上有“选择”这个理由就进行这样归类的话,那同样可以把是非问句也归入选择问句。是非问句当然也要求“选择”,在“是”与“非”之间选择。支持此一看法的还有一个语言现象:汉语“正反问句”的“反项”只能以“不/没+正项”的方式构成,而不能用“正项”的反义词。这也说明正反问句本质上不是真正的“选择”问题。(徐杰 (1999))。

[10]*这些房子漂亮难看?(比较“这些房子漂亮不漂亮?”)

我们认为汉语的正反问句根本不是一种“选择问句”,而是表达“疑问”范畴的两种“重叠”方式之一。用“重叠”手段表达“疑问”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一个“正项”加一个“反项”的特殊重叠式;其二是两个“正项”相叠的普通重叠式。前者即如汉语的正反问句,后者在汉语中似乎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放宽视野,跨语种地宏观考察,两个“正项”相叠表疑问的重叠式在自然语言中是存在的。根据倪大白(1982),同属汉藏语系的彝语就是使用“正正重叠”的方式来表达疑问范畴的。例如:

[11] na³³ bo³³ bo³³?

你 去 去

“你去吗?”

[12] na³³ dza³³ dza³³ dza³³ o³⁴?

你 饭 吃 吃 了

“你吃饭了吗?”

[13] na³³ n□³³ su³³ Na³³ Na³³?

你 彝 族 是 是

“你是彝族吗?”

[14] i³³ ts'□³⁴ ga³³ nd|a⁵⁵ nd|a³³?

房子 这 些 漂亮 漂亮

“这些房子漂亮吗? / 这些房子漂亮不漂亮?”

[15] ts'□³³ mu³³ ka⁵⁵ ka⁵⁵?

他 做 会 会

“他会做吗? / 他会不会做?”

彝语使用“正正相叠”的方式表达疑问是个重要的语言事实,它更进一步旁证了正反问句和选择问句没有关系,不能归入一类。在彝语中,有关的两项都是“正”,还有什么好“选择”的呢?! 更有意思的是,这一重要语言现象其实不仅存在于彝语中,汉语中也有。只是不见于普通话中,而是存在于某些方言中。罗福腾(1996)指出,现今胶东半岛的招远市和长岛县等地汉语方言中有以“V+VP”重叠方式表达疑问的现象。其特点是,如果提问部分是单音节,则直接重叠该音节;如果是多音节或短语,则只重叠第一个音节。中间一律不带否定词。

山东招远汉语方言(罗福腾(1996)):

[16] 你去去?(你去不去?)

[17] 这是是你的东西?(这是不是你的东西?)

[18] 你肯肯给他?(你肯不肯给他?)

[19] 你能能矣?(你能不能?)

[20] 愿愿意吃干饭?(愿不愿意吃干饭?)

山东长岛汉语方言(罗福腾(1996)):

[21] 你会会?(你会不会?)

[22] 花儿香香?(花儿香不香?)

[23] 长得苗苗条?(长得苗不苗条?)

[24] 家干干净?(家干不干净?)

[25] 电影好好看?(电影好不好看?)

此外,谢留文(1995)和黄伯荣(1996)也分别指出,江西于都和福建长汀的客家方言中也有类似语言现象。

江西于都客家方言(谢留文(1995)):

[26] 明朝你去去赣州?(明天你去不去赣州?)

[27] 绳子猛猛?(绳子长不长?)

[28] 这条裤子短短?(这条裤子短不短?)

[29] 你食食酒?(你喝酒不喝酒?)

[30] 这件衫缩缩水?(这件上衣缩水不缩水?)

[31] 这扇墙坚坚固?(这堵墙坚固不坚固?)

[32] 你看扫得干干净?(你看扫得干净不干净?)

福建长汀客家方言(黄伯荣(1996)):

[33]粥食食?(稀饭吃不吃?)

[34]要要纸票(要不要钱?)

在这些事实面前,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正正叠用”是省略了否定词造成的,本来也是“正反叠用”。朱德熙先生(1991)就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有的“V - Neg - VO”型方言里“V - Neg - VO”经常紧缩成“VV 形式”,并列举福州话、连城(新泉)客家话、绍兴话和嵊县话里“V - Neg - VO”与“VVO”两种说法并存的事实来说明“VVO”就是“V - Neg - VO”省略了(或“融合”)否定词后紧缩而成的。但是即使上述各汉语方言中的“正正叠用”是由“正反叠用”省略否定词紧缩而成的,这并不能证明任何方言(或语言)中的“正正叠用”都是从“正反叠用”省略来的。正如罗福腾(1996)所指出的,前面提到的山东方言中就没有“V + 不 + VP”正反式叠用跟正正式叠用并存,这说明这里的“V + VP”式至少在这些山东方言中不是“V + 不 + VP”式删去否定词紧缩的结果,而是一种独立的、用重叠形式表达疑问的语法手段。退一步说,即使在福州话等方言中,“正正叠用”跟“正反叠用”并存这一现象本身就很值得深思。大家知道,不仅在汉语中,在任何语言中可以省略的都只能是那些没有携带多少语言信息的、可有可无的次要语法成分。句子的否定词是语义的焦点,绝对不是这种不重要的成分。它可以省略,说明它在这里已经虚化了,弱化了,已经不是典型的否定词了。因此,在我们看来,福州话等汉语方言疑问句中的否定词可以省略其实不仅不跟我们的论断相矛盾,反倒是提供了另外一种有力的旁证。

三 “疑问”范畴有多种表达手段

前文指出,汉语普通话和某些汉语方言可以采用“正反相叠”或者“正正相叠”的重叠方式表达“疑问”范畴。如果把有关现象放到汉语整个语法体系中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仅仅是全部规则的一个方面。汉语的语法运算系统表达“疑问”范畴有两种方式,除了“重叠”以外,还有加用疑问语气词(典型代表是“吗”)的方式(如下列例[35])。实际操作中遵从两个条件:第一,这两种方式不能同时运用于一个疑问句(例[39]不可接受);第二,两种方式也不能运用于已经包含带[+q]的其他疑问成分(如疑问代词)的语句(例[37][38]不能成立)。相关例句如下。

[35]你喜欢新加坡吗?

[36]你喜欢不喜欢新加坡?

[37]*你喜欢什么地方吗?

[38]*你喜欢不喜欢什么地方?

[39]*你喜欢不喜欢新加坡吗?

跨语言地来看,我们会发现汉语在用加疑问语气词的手段表达“疑问”范畴时顾忌该句是否包含疑问代词的做法是一种特例。跟汉语“加用疑问语气词”可比度最高的是日语的“加用疑问语气词”。汉日两种语言都采用这种手段表达“疑问”,不同的是使用条件。汉语对句子是否已经包含带[+q]标记的疑问词语敏感,日语则不敏感。日语中只要是个疑问句,不管有无疑问词语都可以加用疑问语气词 ka。例句如下。

[40]Anatawa honwo kaimasu - ka?

你 书 买 - 疑问语气词
“你买书吗?”

[41]Anatawa naniwo kaimasu - ka?

你 什么 买 - 疑问语气词

“你买什么?”(日语原句直译是“你买什么吗?”,其中“什么”表疑问,而非虚指)

上述“重叠”和“加用疑问语气词”之外,表达“疑问”范畴还有第三种语法手段,那就是英语所代表的语序倒装,亦即英语语法学中俗说的“主语—助动词倒装”(Subject - Auxiliary

Inversion)。在运用条件方面,英语跟汉语不同,而跟日语一样,在处理疑问范畴时对句中是否已经包含[+q]疑问标记的词汇项不敏感。在英语中,不管是特指问句、是非问句,还是选择问句,不管句子中是否已有疑问代词,只要是疑问句,只要有“疑问”范畴,就一律强制性地执行主语和助动词倒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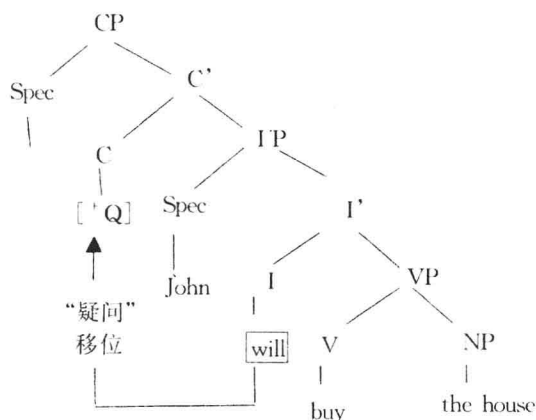
[42]What will John buy? [特指问句]

[43]Will John buy apples? [是非问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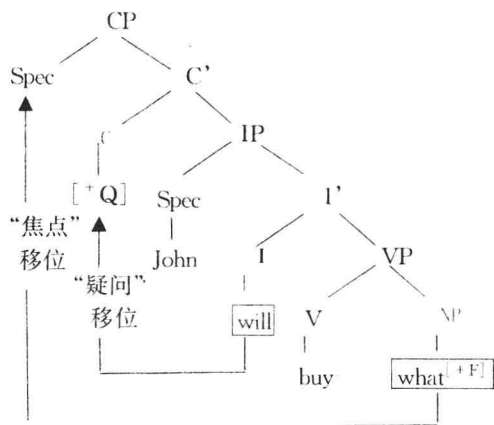
[44]Will John buy apples or oranges? [选择问句]

英汉两种语言在疑问句的构造上表面似乎还有疑问代词语序安排上的不同。英语要把疑问代词前移至句首(如上例[42]中的 what),而汉语的疑问代词却留在原位置。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不同跟全句的功能范畴“疑问”没有直接关系。疑问代词前置在英语中是具有独立存在意义和广泛适用性的“焦点前置”(Focus-Fronting)在英语特指问句中的实例化表现。疑问代词要前置是因为英语中只要是焦点成分(不论是不是疑问代词)就前置,而从词库中带进焦点标记[+F]的疑问代词一定是疑问句的焦点成分。此外,“主语—助动词倒装”是一种朴素通俗的说法,在现代语法学中有特定的理解和诠释。“倒装”实为一种“移位”(movement),一种“中心语移位”。在英语中,“主语—助动词倒装”和“疑问代词移位”虽然同见于特指问句中,但是它们并无直接联系。它们是语法规则系统对不同性质语法范畴的不同反应,应该脱钩并分别处理。就语法手段的运用来说,二者都是“移位”,一个是“中心语移位”(head-movement),另一个是“短语移位”(phrase-movement)。这些意思可以图示如下。

[45]



[46]



还有一些语法现象强烈支持我们有关汉语的“正反重叠”和“加用疑问语气词”跟英语的“主语—助动词倒装”功能相同,都是疑问范畴的语法表达手段的论断。

(一)附加式疑问句(Tag questions)的唯一功能就是表达疑问,而不涉及焦点,所以应该最能纯净地体现“疑问”范畴的语法表达手段的本色。而汉语中的附加式疑问句只能体现为带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和正反问句,英语中只能是主语—助动词倒转的句式。

[47] 张教授昨天走得晚,是吗?

[48] 张教授昨天走得晚,对不对? /是不是?

[49] * 张教授昨天走得晚,谁走得晚?

[50] * 张教授昨天走得晚,张教授走得是早还是晚?

[51] John does not like New York, does he?

(二)石毓智(2000)指出,从句是句子内部的一个成分,它的构造不受句子以外的各种语境因素和某些功能范畴(如“疑问”范畴)的影响,代表的是汉语基础性的、核心的、自然的、无标记的句子结构。跟无标记结构相对的有标记句子结构则是应各种外部语境因素和功能范畴而通过改变语序或者添加语法标记等手段产生的各种灵活多变的格式。把这一判断标准运用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我们发现汉语的“正反重叠”和“加用疑问语气词”和英语的“主语—助动词倒装”都不能进入从句。

[52] * 你买吗的新房子很漂亮?

[53] * 你买不买的新房子很漂亮?

[54] 谁买的新房子很漂亮?

[55] * The new house which will you buy is very beautiful?

[56] Is what you bought very beautiful?

四 语法手段与语法范畴

本文的有关分析是建立在“语法手段”和“语法范畴”这两个核心概念上的。那么什么是语法手段,什么又算语法范畴呢?

4.1 语法手段(Grammatical Devices)

语法手段,顾名思义指的是在语法形式上所能够采用的手段和方式。它作用于以深层结构为代表的语法基础形式,作用的结果将导致这种基础形式的改变。跟“语法手段”相对的是“词汇手段”和“语音手段”等等。任何语言所拥有的语法手段都是有限的。语法手段可以划分成有限的四个大类:

[57] (A)加进某些没有词汇意义而只有语法功能的所谓“虚词”。⁽³⁾

(B)重新安排某语法成分在句子中的位置。

(C)重复某语法成分。

(D)删除某语法成分。

这四类语法手段可以分别简称为“添加”(Adjoining)、“移位”(Movement)、“重叠”(Reduplication)和“删除”(Deletion)。这概括性的四大类语法手段在不同自然语言中,跟不同的语法范畴匹配时会有不同的实例化方式。就我们所了解的语料来看,还未见这四大类概括不了的语法手段。此外,这四类语法手段中有三类在表达“疑问”范畴上都有表现(唯一没有使用的是“删除”),它们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实例化方式。

首先是“移位”。用“移位”方式表达“疑问”的代表语言是英语。英语的语法系统一旦发现一个语句带有“疑问”范畴,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句中无疑问代词,就把助动词移至句首。唯一的条件是疑问句必须是个主句,宾语从句即使带有“疑问”范畴也不能移走助动词。

[58] What do you *t* like?

[59] Do you *t* like apples?

[60] Do you *t* like apples or oranges?

[61] * I wonder what do you ^t do like.

其次是“重叠”。“重叠”有两种实现形式,一是“正正”式重叠,代表语言是彝语和某些汉语方言。一是“正反”式重叠,代表语言是汉语普通话和绝大多数汉语方言。我们前面说过,“正正”式重叠有多种功能,表达疑问只是其中一种。其实“正反”式重叠也一样,除了表达疑问外还有别的功能。如合肥话没有“正反”式疑问句,但是“正反”形式却有别的作用,可以构成非疑问句的“正反”式。如“好不好都要”,“好不好不要紧”(好不好没关系)等(看朱德熙(1985),李宇明(2000a))。

再次是“添加”。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语言是日语。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在日语中,只要是个疑问句,都可以在句子末尾添加疑问语气词 ka。我们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运用“添加”语法手段表达“疑问”范畴时不一定要用语气词,也不一定非要用在句末。我们知道汉语也可以用“添加”手段表达“疑问”,并且常用句末疑问语气词,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唯一的方式。正如朱德熙(1985)所指出的,有许多汉语方言都采用在 VP 前边添加一个疑问副词的方式造成一个疑问句(即朱文所谓的“K-VP”句式)。这个动词前疑问副词在苏州话中是“阿”[aʔ⁴⁴],昆明话中是“格”[kə⁴⁴],合肥话中是“克”[kəʔ⁴⁴]。例句如下。

[62] 苏州话:耐阿晓得?(你知道不知道?)

耐看阿好?(你看好不好?)

阿要吃点茶?(要不要喝点茶?)

[63] 昆明话:你格认得?(你认得不认得?)

这条裙子格漂亮?(这条裙子漂亮不漂亮?)

他格是你弟弟?(他是不是你弟弟?)

[64] 合肥话:你克相信?(你相信不相信?)

你克喜欢看电影?(你喜欢不喜欢看电影?)

你来闻闻这朵花香克香?(你闻闻这朵花香不香?)

朱德熙(1985,1991)反复强调指出,这类所谓的“K-VP”句式与“正反”式疑问句“VP 不 VP”互相排斥,不在同一种方言里共存。有些汉语方言只有“K-VP”式(如某些吴语,某些东南官话,大部分西南官话),其他的只有“VP 不 VP”式。因此可以作为从语法上区分汉语方言类型的一种根据。在我们看来,这种互相排斥现象的存在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它所体现的正好是语法手段的一个重要特征:一种语言或者语言变体(方言)在处理同一种语法范畴时一般只能采用同一种语法手段。而“K-VP”和“VP 不 VP”所代表的正好是“添加”和“重叠”两类语法手段。在面对“疑问”这一语法范畴时,一种语言或者语言变体一般只选用一种语法手段,这是常规:彝语选择的是“重叠”,日语选择的是“添加”,英语选择的是“移位”。我们认为,这种倾向性的背后原因应该跟“避免冗余原则(Redundancy-Avoiding Principle)”相关。说到这里,人们应该马上联想到汉语的情形。汉语似乎是这一“常规”的例外,因为汉语表达疑问时,既采用“添加”手段(即加用句末疑问语气词或者句中疑问副词),又采用“重叠”手段(即所谓的“正反问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只能“交替”使用其中一种手段,不能“同时”使用两种手段表达疑问。所以“重叠”和“添加”在汉语中表达疑问也是相互排斥的,互补的。相应地,我们可以把上述原则修改如下:表达同一语法范畴的语法手段处于互补状态。为了降低语法形式的冗余度,一种语言或者语言变体(方言)一般不能“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交替”)采用两种或多种语法手段表达同一种语法范畴。

[65] 你喜欢武汉吗?

[66] 你喜欢不喜欢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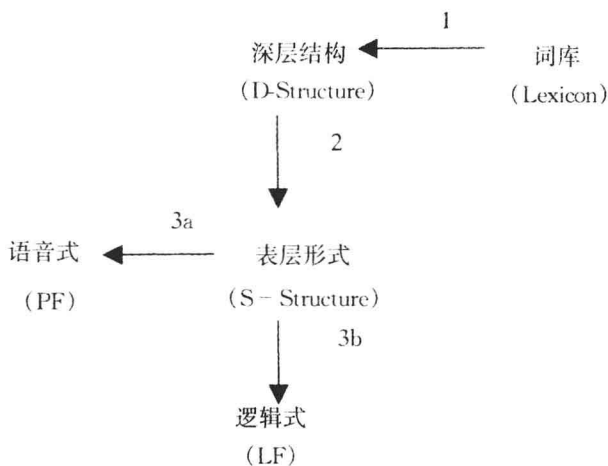
[67] * 你喜欢不喜欢武汉吗?

“语法手段”是跟其他语言手段如“语音手段”和“词汇手段”相对而言的。就拿语音手段来说,它跟语法手段就明显不同。如果说语法手段是语法单位的“移位”、“添加”、“重叠”和“删除”,那么语音手段则主要是轻重音类型(stress patterns)和升降句调(intonation)。语法手段跟语音手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从而在表达语法范畴方面形成种种复杂有趣的拼盘配套。同一种语法范畴在一种语言中用语法手段表达,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用语音手段表达。即使在同一语言中,有些情况下用语法手段,另外情况下用语音手段。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是语法手段之间是互补的,语法手段跟语音手段之间也常常是互补的。如在本文关心的疑问范畴方面,汉语跟其他语言一样,除了语法手段外还常常使用语音手段,那就是上升语调。其基本特点是,当某疑问句中如果没有词汇或者语法形式表达“疑问”范畴时,它一定要使用上升语调。如果已有词汇或语法形式,它可用可不用上升语调,一般不用,用的话是加强疑问语气。

- | | |
|-------------|----------|
| [68]他是教授? | [升调] |
| [69]他是谁? | [降调或者升调] |
| [70]他是教授吗? | [降调或者升调] |
| [71]他是不是教授? | [降调或者升调] |

如果接受乔姆斯基等人的观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词汇手段、语法手段和语音手段的运用是有先后次序的:如下图(72)中箭头方向所示,(1)先使用词汇手段(以“词库”为“输入 INPUT”,以深层结构为“输出 OUTPUT”),(2)再启动语法手段(以“深层结构”为输入,以“表层结构”为输出),最后才动用(3a)语音手段和(3b)语义解释手段。它们像接力赛一样,前者作用的结果(“终点”)自动成为后者作用的对象(“起点”)。这一观念在生成语法的一些论著中常常做如下表达(如 Chomsky and Lasnik (1993)等)。

[72]



就前面的几个具体例子而言,谁都可以看出那几个极其普通的疑问句有一些跟“疑问”有关的特征,亦即我们常说的疑问句的“特点”。“他是教授?”使用“上升语调”。“他是谁?”使用疑问代词“谁”。“他是教授吗?”使用语气词“吗”。“他是不是教授?”以正反方式重叠“是”。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这些“特征”是来自不同的层面的,有的是词汇的,有的是语法的,有的是语音的,必须拆卸开来并分别进行处理。